

史建新 著

我将去  
远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我将去  
远行

史建新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将去远行/史建新著. —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228-12231-8

I. 我… II. 史…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1873 号

## 我将去远行

史建新 著

---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2826637  
印 刷 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

# 目 录

## 一个人的墓地

一个人的墓地	002
源自痛苦的自由	010
梦想成真	014
窗 口	017
生或者就这样死	024
宽 容	026
这个女人不寻常	030
十字路口	033
临时抱佛脚	037
本性难移	041
秋天的忧伤	046
学会上夜市	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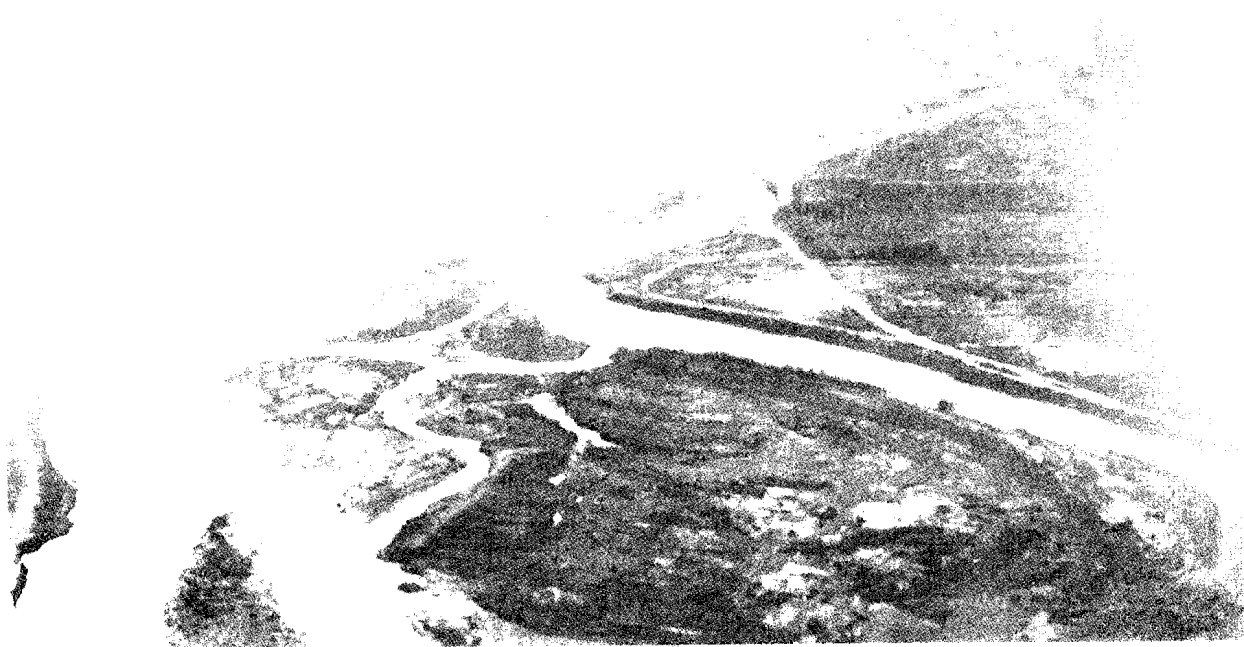
### 那山 那水 那人

那山 那水 那人	056
中山街畅想	082
在东南亚	085
我从陇上走过	103
行走在自己认定的小路上	115
我的2005	119

### 库尔勒风情录

库尔勒风情录	124
牧羊姑娘	130
塔克拉玛干	133
塔河无言向东流	144
那棵小白杨	151
古城	159
夏合勒克	163
艰辛	167
艾买儿	172
啊！楼兰	176
那个小镇那里的人们	179
聚会	185
我将去远行（代后记）	189

一个人  
的墓地



# 一个人 的墓地

—

周围没有一个人、一棵树一棵草。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数不清的由北向南延伸的墓碑和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坟堆或阴宅。

起风了是那种微微的只能扬起一点土的小风，十一月的戈壁上的凉凉的风吹着我的面颊，不时的有纸灰被吹上天空，远处的公路上，一辆汽车蚂蚁般的在蠕动，更远的地方绿色连成了一片。蓝天上鹰在盘旋，我对这种能飞得很高很远的飞禽一直心存敬意。它看到我了吗？多么让人心仪啊！鹰的生活是那样的高远神圣。

我在墓地上静静地坐着，我带来了三朵花，我将花摆在了墓前。我带来了一块小地毯，我把它铺在墓碑前，我还带来了一瓶啤酒，一小瓶伊犁特。啤酒是我自己要饮用的，伊犁特用来敬献给父母亲和三弟。四年前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妻子整日忙工作，儿子在北京，这里便成了我经常来的地方。我喜欢这里和这里安安静静的时间，喜欢在这样晴朗的天气、安静的心境时到这里来。当然清明节我是一定要来的，可是那个时候却让我非常的惊骇，人们不停地燃放鞭炮，大大小小的汽车络绎不绝，甚至这里成了拾荒者和小孩子们的乐园，成了另一种集市和一些人的节日。那样的时候我没有了心绪，只闷闷地烧纸警惕地防备着供品被拾荒者抢走。

今天则不同,没有任何干扰整个墓地里只有我一个人,见到墓碑我安静而又沉稳。坐在地毯上渴了喝一口啤酒,累了闭眼睡一会儿,我想着父亲母亲和三弟,想着他们的音容笑貌,想着他们在世时给我留下的美好或不美好的往事。

记得在去年的一次同学聚会上说起了父母,结果整个一桌同学只有我是失去了双亲的,而且已有十二年了。同学们或双亲都在,或有父亲母亲在世,他们说着自己的爸爸或妈妈,说着他们的身体情况。我爸我妈的,他们很自然地谈论着自己的亲人,那种情景真让人羡慕。

我经常在小区门前遇到一位我的同学,遇见她最初几次问她,她都说到她妈家去。那种自然、那种满足、那种归属感和依恋的神态让我心生悲凉。后来见了她我说回你妈家去,她便点头。十二年了从1996年母亲去世后,我十二年没有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家了,再也没有说过回爸或妈家去的话了,也没有了那种叫爸、妈的从容自然的神态和机会了。

二十七年前父亲去世了,十六年前三弟去世了,十二年前母亲也去世了。我在世上最亲的三个亲人相继离我而去,悲痛之余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他们将永远再也不存在了,怎么也不相信灵魂是不存在的这一说法。我没有信过什么教,没有信基督佛教,可是这几年我却固执地相信灵魂是存在的,我的亲人们的肉体逝去了,可他们的灵魂还一定在。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在那个被称为天堂的地方活着。

爸!妈!三弟!让我也像你们活着时那样叫叫你们吧!虽然这样叫让我难为情可这里没有其他人,上次我带给你们的食物味道还好吗?我小声地询问着自言自语地说着话。上次我到这里来给你们说了金三角的变化,妈您过去经常去卖花的地方已成了非常大的花店了,我去过好几次,那些卖花的人我都不认的了;孔雀河边成了风景区,两岸都修了非常非常漂亮的路;我给你们带来了杏干和香梨,你们一定非常的喜欢。爸、妈、三弟那时每年夏天我都会给你们从轮



台带回来小白杏的。现在你们不在人世了……

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到这里来,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正常,今天我就是突然心血来潮的情况下,开着朋友的汽车来到这里的。一瓶啤酒已喝完了,带来的花生米也吃了一大半,给亲人们的酒是一到墓地我就敬过了的!你们在那边还好吗,我在装修新房,搬新房后我还会来的,我将详细地告诉你们我新房的位置。爸、妈、三弟,请用一些饺子吧,这是我临来时在家包的用的是羊肉白菜馅。妈在世时我曾无数次吃过您包的饺子,对了我要从今天开始每次来带一种妈生前在世时做给我的好吃食,当然是我自己亲手做,我要将我记忆中妈妈做给我的好吃的饭菜都给你们做一遍。

亲人们!几乎每天下午我都要去与咱家一墙之隔的健身房,透过巨大的窗子,我可以看见咱家过去住过的老屋。在健身房我时常练累了就坐在窗边,怔怔地望着我们过去住过的地方。那天我看到爸埋着头在向办公室走去,您在小路上停了一会儿,和谁在说着话;妈在那条流经单位门口的小渠边洗衣服;我和三弟则在一排平房顶上大呼小叫的飞奔着,可是一眨眼一切又都不见了。在健身房的那个窗口,几乎天天下午我都会看到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时的情景,而这是我一天中最愉快最高兴的时刻。

对了今年十月,我去了一趟九寨,在到玉门老家时司机突然将车拐下了路去加油,并将我们拉到了市里去吃饭。我看到了老家的街道,我看到了去娘子沟、黄闸湾的指示牌,可是我却无法前往,因为车是别人的,我只是搭便车。爸,妈,三弟你们去过老家了吗?爸从1949年参军到新疆到离世一次都没有回过老家,你们去一次吧,去见见那里的亲人看看故乡的山水吧!爸,妈,三弟饺子凉了……你们听我说话听累了吧,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给你们唱过歌,那么就让我给你们唱首我们都熟悉的歌吧!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 二

两座山都是青青的草，草都是那种寸把长的。它们依附在山体上，九月的天气草已露出了黄黄的叶梢。青色的石头与青草一起使山的颜色呈现出粗犷和高远，山的缓坡上有羊在蠕动。牛笨拙地的伸着脖子，长长的毛像披着一件大衣，它们懒懒的或卧或立，却不见一个牧羊人。我想牧羊人此时定在哪个热乎乎的窝儿里睡着或是在情人的怀里享受着呢。

天空蓝得让人疑惑，水洗的天空是这样的吗？人们经常用水洗了似的来比喻天空的洁净，可是我觉得水是无法洗出这种洁净来的。金黄色的一座庙呈现在了眼前，这是巴仑台山沟里的一座喇嘛教寺庙，它通体都是金色的，虽然小却非常的精致，青青的山、碧绿的水、黄黄的庙。我被土尔扈特人的这一精神殿堂所陶醉。

我看到了蘑菇，几个硕大的白白的蘑菇刚刚才从松树根部冒了出来，我凝视着它们，似乎它们还在生长，还在往外冒。跪在那里我怜惜地看着那几个白白的小小的蘑菇，几个小时后它们的生命就将结束，可是它们仍然高兴地生长着生存着，向看得到和没有看到它们的植物、动物、天空、太阳展示自己的风采。它们就生长在有一百多年树龄的松树下。

两座带有尖顶的白色的佛塔立在黄庙的前方，让人感到十分的神秘淡雅。一切都是那样的安静，一切都是那样的让人倾心。虽然比西藏、比青海的佛庙佛塔小了许多，可是她却是我在新疆看到的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了。我曾随旅游团体走南闯北见过无数的藏传的中原的寺庙，可是家乡的山中却有着这样一座佛教圣地这实在让我惊喜不已。寺院前流淌着一条河，由河床向东蜿蜒蜒出现了牧羊人家，羊儿马儿在闲闲散散地游荡着，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股城市里很少嗅到的味，那是河水、青草、羊粪所生发出来的令人倾心的味道。

一条路就沿着河边向东而去了，它这是去向哪里啊！山沟里东边的尽头是什么地方？那里生活着蒙古族人、汉族人、维吾尔族，在那里还演绎着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路的前方几只狗看到了我，它们朝着我吠叫不已，路的中央有两条深深的车辙，多少年多少人从这里走出大山或走向了路的尽头。大山的深处是巴音布鲁克吗？那里居住着闻名世界的土尔扈特部落，二百多年前的1771年，这支成吉思汗的后代，从遥远的伏尔加河冲破重重阻力以17万人的阵容开始了为时一年的震惊世界的东迁，他们到达中国时只剩下了六万多人。他们在这个山沟里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这个山坡上建立了自己的寺庙。在伏尔加河的日子里，当局要求他们改信东正教，他们用十万人牺牲十万座坟墓的代价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被他们称为太阳升起的地方，继续着他们的信仰，继续着他们部落的兴衰。

一座座敖包立在河岸边，一条条经幡在微风中飘扬，敖包里埋下了多少蒙古族人的秘密，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有多少代人在这深山的敖包下安息，二百多年来土尔扈特人在这深山里留下了多少这样的墓地，每一个土尔扈特人都曾有过光荣梦想和奋斗的去。因为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他们流血用十万座坟墓争取来的！

在离黄庙不到十公里的巴仑台，在218国道南疆铁路边上，我看到了筑路烈士陵园，二十八座矮小的墓碑出现在我的眼前。墓碑或清晰或模糊，有的有生卒年月，有的只有姓名。这是从大河沿到库尔勒南疆铁路烈士纪念碑中的第几座我不得而知，可是眼前的墓却是真切的。

四十年前他们来到了这大山深处，为南疆人民修筑这条幸福之路，可是他们却在小小的年纪离开了人世。他们是因塌方，山洪或是爆破而亡？墓碑上没有记述，可是他们却永远的留在了这里，永远的与青山与铁路为伴。

人有灵魂吗？巴仑台黄庙的统治者们和生活在巴音布鲁克的土尔扈特人有他们自己的认识，而长眠在这里的烈士们难道只是成为

了一堆黄土？不！他们永远活在后来人的心中，至少他们会活在我的心中的。

火车轰轰隆隆地从我的身边驶过，一闪一闪的车窗里有人的身影，二十多年前火车通了，通向了库尔勒、通向了喀什、通向了南疆，人们欢天喜地的坐在绿色的车厢里，愉快地享受着旅途和天伦之乐。每天有多少列火车从距离不到一百米的墓地驶过，有没有人认出这里或留心过这里，二十多位铁道兵永远留在了这里，永远长眠在了这里。火车会带来故乡亲人的问候吗？故乡的亲人或朋友还记得这个深山里的他们吗？还记得曾经有过的那一段历史吗？

其实以我的世界观世人记着或忘记并不重要，因为世人的肉身皮囊原本就是世俗的，被欲望贪欲所笼罩着，而这些英烈们已经完成了一次轮回和涅槃，他们用宏大的爱愿和精神为人类的进步，为世上那首真善美的音乐的奏响增添着音符！

巴仑台的马路宽阔得让人不可思议，就连北京、上海都没有这么宽的路，车却非常少。路边三三两两的有卖水果的摊位，一只狗跟在我的身后奇怪地望着我。我默然的在烈士陵园前的马路上行走，天空没有一丝云，两边的山上都是不长一根草的荒谷，一列火车拉着响笛从山脚下驶过，从巴音布鲁克大草原赶下山的羊在国道上匆匆地行走。

自那天之后在繁华的大街上，在美丽的孔雀河边，在长长的暗夜里，我的脑海里时常会出现黄庙与烈士纪念碑的影子……

### 三

若大的仁慈被挤得满满当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数百人在这个大厅里汇集，这是为一位过世的老人在送葬，人人脸上显着肃穆悲凄，每人的胸前都别着一朵小白花。厅的正中悬挂着遗像，写着去世了的人的姓名，那位老太太用恒定的目光望着在场的每一位来吊唁她的人。主持人在读着来宾的姓名和所供奉的物品，已经半个小时

过去了,名单仍然没有读完。左边那一群戴着黑孝的亲属已需要人来挽扶才能站立了。

我悄然的走出了大厅,二月的天空宛若清清的河水,天山、乌鲁木齐山清晰可见,一群鸽子在火葬场的上空飞翔。南边开发区巨大的烟囱冒着浓烟,一群穿戴着孝服的男女,哭哭啼啼地向另一个厅里涌去。东边传来了一阵阵鞭炮声,那应该是有人被火化后其亲属点燃的。两位类似火化场的工作人员,互相调笑着,推着一辆运尸车从我身边离去,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女工在我前面不远处默然的扫着地,大门口又有几十辆汽车拉着披麻戴孝的人涌了进来。

我这是第几次参加这样的葬礼了,我记不清也想不起来。可是今天我的心情却十分的悲凉,虽然大厅里那个去世了的人不是我的亲戚只是朋友的母亲而且高寿八十五,不知什么原因我却感到十分的难过,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吗?难道人活一生就只是为了繁衍后代?那可是连鸟雀都能办到的事。那么人的肉身去了后会留下什么,在这世上人类到底为什么活着,这实在令我迷惑!54岁的我时常生发出一些连年青人都已想明白了的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为了亲人,为了工作,为了挣钱,为了……我问过不下百人,却得到了一百种答案。让我感到伤心的是,我原单位的一位同事听了我的问话奇怪而又吃惊地看着我说,这都是二三十岁年轻人的想法,人过了四十岁后如再发出为什么活着的疑问,那只能说是脑子出了问题。

我的脑子出了问题了吗?但这却是自人类成为智人后千千万万人所共同存有的疑问。于是人们创造了天堂地狱之说,创造了轮回的良好愿望,的确这是一种非常伟大的创造,它使几十亿人安详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安详地面对着死亡,从容地面对着人生中的跌宕起伏。记得去年十一长假时我去了一趟阿瓦提公墓,那天不是清明、不是阴历7月15、也不是父母亲的生辰或忌日。可那天上午我却非常的烦躁,从一早开始我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空虚。我上街行走,我极力想着是不是忘了要办的事,我在心中一遍遍的梳理着这天是

什么日子。一个念头强烈的冒了出来——到父母的墓地去一趟。就那样我匆匆的买了几样祭品叫了一辆出租就去了公墓。

那天若大的公墓里只有我一个人，四周林林总总的耸立着碑和坟包，我在坟墓前来来回回地走着。走着走着我眼前突然就出现了父母和三弟的面容，我与父母说着话，与三弟喝了酒，但不一会儿一切又都不见了。那样虚幻的场面出现了多次。自那次后我忍不住又去了几次公墓，是啊！自己是太思念故去的亲人了！

那天我从北京返回库尔勒，飞机起飞一个小时后在天空平稳的飞着，我透过窗口看到一团团云从机翼下掠过，远处如棉花加工厂的大晒棉场般大的云彩纹丝不动。突然父母从那里走了出来，父亲穿着那件我经常见的中山装，消瘦的脸上露着笑容，他远远的向我招着手，大声的向我说着什么，可我一点也听不到。忽然他就消失在了云彩里。母亲是在三弟的搀扶下走向我的，我急急地打着飞机的窗子，费力地用头顶着窗玻璃，我奋力奔跑着想接近他们。这时我却被空姐叫了起来，她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愣愣的有几秒钟说不出话来，我颓然地跌坐在座椅上想，难道刚才是在做梦。不，那情景分明就在我的眼前，可是我仍然说服了自己，那确实是一场梦。但是为什么是在飞机上，是啊！在飞机上我离我逝去的亲人更近，他们从天堂里看到了我赶来与我见面来了。那么天堂之路也崎岖吗？为什么在陆地上我没有这样的感受，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从天堂里走出来见亲人是有禁忌的吗？但我终于见到了他们。

天堂之路上一定是非常拥挤的。每天都有无数的灵魂去了天堂或下了地狱。我想天堂的路其实是由自己筑建的。是的，去天堂或是下地狱都是由自己来选择的。飞机上的那一刻让我感到非常温暖，非常幸福。我的一生和那些善良的人一样一直都是为爱和善在奋斗着的。那么我正跋涉在去天堂的路途之中吗？

音乐声骤然响起，人们鱼贯向遗体告别，站在左边的亲属们的哭声便一阵高过一阵……

源  
自

## 痛苦的自由

我将  
远  
行

WUJIANQI YUANXING

2003年7月,在美国地理杂志频道上,偶然间我看到了一部电视片。那是一家三口,母亲、妹妹和旦僧。解说员说,他们来自青海的一个村庄,要到西藏拉萨去朝拜。解说员还镇定地告诉观众,旦僧要五步一叩首地叩拜到拉萨。

在电视的画面上旦僧的肘部绑着两块特制的木板,膝盖上垫有护膝。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每走五步就要扑倒在地,向着拉萨的方向叩拜一次,然后翻身爬起再向前。

我以为这是一出电视剧,以为是演员在逢场作戏在拍剧情的片断。继续看下去才知道这是一部电视纪实片,摄像人员在跟随旦僧这位活生生的朝觐者进行跟踪拍摄。一切都是现实存在的真实。

自1500年前唐僧从西安出发,历时十余年,到印度取回佛经以来,佛教在华夏大地上迅速传播,从而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人生哲学和精神寄托。而唐僧历经艰辛不畏险途的精神,享有“中国的脊梁”。

然而旦僧却非常的简陋,他五十多岁的母亲,二十岁的妹妹,赶着一辆毛驴车在给他打前站。每天在风风雨雨中,她们母女俩要赶路,要安营扎寨,要拾柴禾,要准备旦僧和她们的饭食,要为小毛驴准备饲草。旦僧的母亲,那张木然的、刻满了艰辛的脸上布满了沧桑,却又是那样的坚毅。他年轻的妹妹敞着一张黑红黑红的脸,甘愿一路风尘为哥哥服务。

他们饮食非常差，旦僧在吃方便面，母亲在泡干饼子吃，妹妹则拿着一个塑料袋，吃着里面的剩饭。电视里没有说这些东西来自何方，两千公里的路程，他们只与山峦、戈壁、沙砾和柏油路为伴。730个日日夜夜里，他们天天睡在空旷的戈壁滩上。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呢？何必这样苦自己呵！信仰宗教就要这样作践自己吗？我一边看电视一边这样问。走了一年，旦僧依然五步一叩首地向前行进。天亮了他起来叩首前行，下雨了，他在冒雨叩拜。七月地表温度超过70摄氏度，他毫无顾忌，扑匍在滚烫的柏油路上，完全像一个机械人一样向前！向前！

他们是坐一会儿车的，他们可以搭便车到快进拉萨时再下来，再进行叩拜，再去拜谒他们心中的佛祖。可是没有，他们没有那样去做。额头、双肘、双膝流着血，旦僧却心无旁骛。

不坐飞机，不坐火车，不坐汽车，甚至不是走路，不知道他们下了多少跪，向心中的神佛叩了多少次头，可他们仍然感到做得不够。旦僧说，不能少了一步，不能少叩一个头，一切行为上苍都在看着，佛祖心中有数。

旦僧知道有舞厅，知道村里有女孩子在向往着他；他在家乡有一栋看起来不错的房子；村里有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但他却抛弃了这一切。

他病了，他可以坐上毛驴车。一家人母亲、妹妹、他自己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主意。主持人提醒他，不坐飞机、汽车，可以坐毛驴车，旦僧却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他们从没有想过要偷懒，从家乡出发时他们就没有想过。

毛驴车的胶皮胎坏了，补了又补后，炸成了碎片。我思忖这回他可以返回村子或坐车到拉萨了吧？可是不！他们在那风沙弥漫的戈壁滩上住了五天，旦僧就在公路边上跪着，乞求过往的司机。后来一位司机给他想了办法，做了两个实心车胎，他又可叩着头向前了。两千公里，两年时间，旦僧就那样叩拜着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向着拉萨进发。



他去干什么，他到拉萨能得到什么？他回到故乡会改变处境吗？他会被人们奉为神明吗？抑或他会得到一笔钱财？我用我庸俗的心这样想。

两年后他叩进了拉萨，他虔诚地在拉萨繁华的大街上五步一叩首地行进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不是旦僧一个人在这样做，在拉萨的街头，在熙熙攘攘的车流人流中，有几十个像他一样的人在向大昭寺蠕动着。那种将世界置身于度外的心态，让我心灵受到一次次撞击。

他完成了夙愿，朝拜了大昭寺、布达拉宫，风尘仆仆蓬头垢面精疲力竭地回到了村里。

亲戚们流着眼泪说，我们还以为你们再也回不来了。

旦僧后来当了一名喇嘛，是在村里的一个小寺院里。结局让人不可思议：没有单位报销差费，村里不会给他补贴，没有赞助。两年730个日日夜夜五步一叩首，最后只当了村里一个整天要念经的和尚。电视画面展示了在不同的小路、不同的时间，旦僧和成百上千向拉萨叩拜前行的教徒。

旦僧没有回答他当上喇嘛的感受，没有接受跟踪了他那么长时间的摄像师的最后采访。只是蠕动着嘴唇念念有词地在诵经……

在我的眼里，旦僧这样实在是愚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憨大。当比这个大得多的和尚都可以走后门，可以找人推荐，可以捐一些地产，还可以说好话……可是旦僧没有那样，他作出了计划，他选择了朝拜，选择了五步一叩首地到达拉萨。回来后并没有财富、高官、美女在等着他，而是继续过他苦不堪言的清教徒生活。

旦僧是藏民，他信奉的是藏传佛教，在我的接触到佛教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宣称人能轮回转世，自己的肉身也是转世而来的。信徒们笃信活在世上是在受难，要为自己罪恶的过去和能超度灵魂而忍受苦难。旦僧才二十多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却在用这样的方式忏悔着在我看来根本不存在的原罪，用一生甘于寂寞极度的清苦来换取海市蜃楼般的来生？但他和那些千百位可敬的信徒们，却用五步